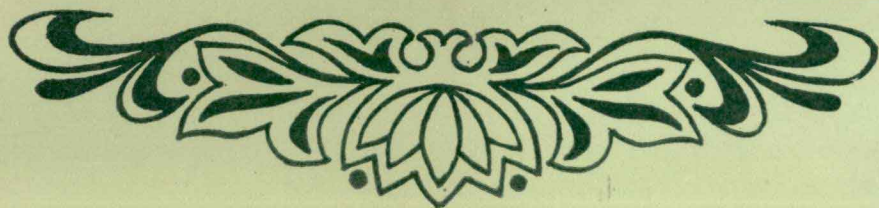


湖南安乡方言



应 雨 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湖南安乡方言

应雨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南安乡方言/应雨田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3

ISBN 7-5004-1485-4

I. 湖…

II. 应…

III. 湘语-研究-安乡

IV. H174

责任编辑: 李钊祥

封面设计: 谭国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200 千字 印数: 1—2500 册

定价: 8.00 元

序

应雨田同志编著的《湖南安乡方言》将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责任编辑李钊祥是我指导的研究生。钊祥说，这本方言写得不错，让我给它写篇序。我说我同作者不熟，但对作者的名字又似曾相识，你把稿子拿来看看吧。他就告诉了作者，并说作者回信，表示欢迎，说曾听过我的学术报告。于是《安乡方言》的校样拿来了。我粗读一遍，果然觉得不错，是一本内容相当完备、有自己特点的颇有水平的方言著作。下面写一点我的读后感。

首先，对于写这本方言志的意义，我同意著者的观点。著者在前言中介绍：安乡是湘北洞庭湖滨的一个小县，它处于西南官话和湘方言交错地带，一方面具有西南官话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它又渗入了湘方言的某些特点，仅从这点出发，安乡方言就有独特的研究价值。更何况在方言极其复杂的中国任何一个方言点的研究对于全国方言的全面考察都是不可或缺的。著者说：“我的祖籍是安乡，作为一个语文工作者，调查、研究、整理安乡方言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著者的话使我感到惭愧。我是江苏南通人，南通话是介于江淮官话和吴方言之间的一个有过渡性特点的小方言，在方言研究中的地位是不用说的。50年前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也写过南通方言的稿子，并曾呈送恩师罗常培先生和王力先生审阅，得到他们的指导和鼓励；但我居然没有把它及时修订完善，使之成为一个成品，呈献给学术界，真是有愧恩师的培育，愧为一个南通籍的语文工作者！我的学生让我为这本方言志写序，也

许有他没有对我明说的深刻的用意。他知道我已届暮年，方才在同鲍明炜、陆文蔚两先生共同主编一部包括南通市所辖四市三县多方言的《南通市方言志》，并表示愿当该方言志的责任编辑，尽心尽力做好编辑校对工作。我希望，所有的语文专业研究工作者，不要学我，要学应雨田同志。实际上，写好一本方言志，是对一个语文研究工作者全面的锻炼。早写出来，对己对世，都有益处。它的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正如雨田同志在本书前言一开始所述，我就不重述了

应雨田同志这本方言志，首先在材料方面是可信的。在本书前言中他列举了他对安乡方言研究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包括他在诸多名师培养下所受的严格的语言学专业训练，和他对母语的熟练掌握及对周围有关方言的细致考察，还有他在北京 14 年生活中对北京方言土语的了解和对普通话的深刻掌握。他是一个语言研究的有心人。同样是先后生活在若干语言环境中，有心人对语言的敏感程度和资料的积累，跟无心人是大不一样的，无论是微观的观察分析或宏观的考察比较，都不一样。雨田同志并不以安乡话是他的母语为足，他注意到自己长期生活在外地，难免混杂一些外地口音，为慎重起见，他又两次返乡找了十多位长期在故土生活的同志反复核对注音。这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是值得赞许的。

著者讲到：对安乡方言的调查，历史上曾进行过两次：1935 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组织的一次“湖南方言调查”和杨时逢整理的《湖南方言调查报告》（1974，台北）；1956～1958 年全国方言普查中湖南省教育厅组织进行的调查及湖南师院中文系汉语方言普查组整理编印的《湖南省汉语方言普查总结报告（初稿）》（1960，内部石印本）。雨田同志以他本人前后延续 12 年记录整理的资料同前两次调查报告材料做了比较与核对。他说：“在整理音系的过程中，如发现与前人的调查结论有不吻合之处，我的态度

是既不盲从，也不轻率否定，而是进行更深入细致的调查，以事实为依据，对前人的疏漏予以订正。”他举声调为例：1935年定为6个调类，平、去分阴阳，全浊上声归阳去，入声未分化；这符合一般方言与中古音的对应规律。据云那次调查时间匆促，只记录了60多个极常用词；另外，也有可能半个世纪前的调类情况就是如此。近30年前，50年代的调查结果，去声不分清浊，入声全浊归去声，成为5个调类。作者调查也分5个调类，但清去与阳平合流，浊去与全浊上声合并为去声，但全浊入声并非全部归去声，而只是部分并入去声，大部分仍读入声；比以前的归类复杂了些（有分别归类的字数统计数据，参109页声调对应表），结论是更准确可靠了。我抽查了部分字例，又翻看了一下李永明著《常德方言》，常德话没有入声调类，去声不分阴阳，清入和次浊入声归去声，全浊入则大部分归去声，小部分归阳平，证明著者所云“全浊入声发生分化是常德地区大部分方言共有的现象”是有根据的。

由此我敢说，以著者的学术素养和治学严谨的精神，本书的准确性是可信的。这是方言著作很重要的一点。

讲到具体材料的整理安排，总的来说，我认为应有的内容这里都有，安排也比较妥当。略述鄙见如下：

第二章语音部分，全书以“西边话”（反映西南官话的特点）为代表；“南边话”（有湘方言特点）只介绍了音系和声韵调方面的主要差异，这倒是节省了篇幅，只是没有点明何者是湘方言特点，稍嫌简略了些。第三节“同音字表”，古入声字在安乡话中读舒声者及古舒声字在安乡话中读入声者均置于该组同音字之后，中间用“/”隔开，这个办法好。其他合规律的归调，如清去与阳平合流，自然不必理会（音系中的声调例字已有所表示）。实际上，这个同音字表看来也适当照顾了词汇，酌收了方言用字，如：xai① 亥~实， 𢵚~你两它（31页）；xau④ 号~水：滴水（34页）。第四节“音

变”，安乡话中，“一般的连读变调不太明显，但轻声现象却很突出，”就只讲轻声而不勉强去讲连读变调；“儿化”有些特点，就单讲其特点。“文白异读”举了五种类型，说明“前两类较多，后三类较少”（见47~49页）。我怀疑：第5类所谓“异声异韵异调”“异读字”的说法，如“石，sɿ³³，ŋai³¹³；错，ts'o²¹³，tsau³³”算不算文白异读，尚应斟酌。“新老差异”只讲一个总趋势，也是言简意赅。第五节、第六节，与中古音及普通话音系的比较，采取双向对应比较式，分别列表：中古音→安乡话，安乡话→中古音，有分化条件，例字和例外字，并分别统计了相对应的字数，再归纳出若干条“比较说明”；与普通话音系的比较也照此办理。各有用途：纵向比较以明源流，横向比较，以便于外地人了解安乡话和安乡人学习普通话，我认为这都是好的，一般方言研究也是这样做的，本书做得不错。

第三章“词汇”分两部分。在“词语汇释”部分，著者的收列词语原则，“仅收安乡西边话口语中正在运用着的方言词语”（是否丢弃了一些有方言特色的旧词语？）与普通话同形同义而仅有语音差异的词语，除个别读音差异特大（超出语音对应规律）而其书写形式又为一般人不太熟悉的词语酌收之外，一般不予收录（看来是强调实用的目的）；以及所收词语条目按安乡话的音序排列，而没有依惯例按统一的“词汇分类”来排，好处是能用较少的篇幅说明安乡话词汇的特点，也便于本地人查阅；稍感不足的是不大便于全国各地方言词语的汇总比较。这样所收具有方言特色的常用词语，依著者说，大约只有两千条左右。释义相当清楚；条目内凡有举例的，举例都用安乡方言，有乡土气息，也有助于说明语境、语义和语用。第二节“安乡方言词汇的特点”，也是比较注意说明方言词汇和普通话词汇“大同”中的“小异”，对更好地掌握普通话是有益的。

第四章“语法”分“词法”和“句法”两节介绍具有安乡话

特色的话法现象。可以看出，著者在发掘安乡话的语法特点方面是下了不小的气力的。能够找出书中所述诸点，算是不容易了，然而，从总的来说，还是证明西南官话在语法方面同普通话的一致性主要的，下面第五章“标音举例”中的歌谣、谚语、歇后语和多则故事的记音材料，都可以为此作证。

读了本书校样，有以上一些想法。拿它作“序”，合不合适呢？就此复命。

王 均

1994 年，甲戌春节，于北京。

前 言

方言调查研究工作的意义现在已越来越为社会所理解。它不仅是挖掘和保存地方语言史料、整理地方文化遗产的基础工程,而且对发展语言学、提高语言学理论水平起到多方面的促进作用,它与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语言教育及辞书编写、文献诠释等工作也直接相关,对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往往也能起到某些特殊的作用。

安乡,是湘北洞庭湖滨的一个小县,面积不过1087平方公里,人口不足60万,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哪方面来看,它在全国的地位并不显要,它的语言当然更不为外人所知。但是从语言学角度来看,由于它处于西南官话和湘方言的交错地带,安乡方言一方面具有西南官话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它又渗入了湘方言的某些特点,仅从这点出发,安乡方言就有独特的研究价值。更何况在方言极其复杂的中国,任何一个方言点的研究对于全国方言的全面考察都是不可或缺的。李荣先生在为《山西省方言志丛书》所写的总序中表述了语言学家的共识和期待:“《山西省方言志丛书》(每个县市出一本方言志——引者注)将反映山西全省方言的面貌。山西开了头,假如其他省、区、市也接着做,合起来就可以给汉语方言做一个全面的记录。”

我的祖籍安乡,作为一个语文工作者,调查、研究、整理安乡方言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对安乡方言的调查,历史上曾进行过两次。

第一次是1935年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的“湖南方言调查”，对安乡的调查是吴宗济先生主持的，发音人是长沙师范的两个安乡籍学生。这次调查主要是整理了声韵调系统，记录了60多个极常用词。其成果载入1974年台湾刊行的《湖南方言调查报告》（杨时逢整理）。

第二次是1956年~1958年全国方言普查高潮中由湖南省教育厅负责组织进行的。这次调查比前次稍细，其调查成果汇入湖南师院中文系汉语方言普查组1960年编印的《湖南省汉语方言普查总结报告（初稿）》（内部石印本）。

对安乡方言的这两次调查毫无疑问具有开创之功，可是由于只是全省方言调查的一个极小的组成部分，加上调查对象有限，时间也匆忙，调查的词语太少，常用字的字音都来不及全面记录，当然局限性很大。

我对安乡方言的系统研究始于1982年，前后延续已达12年，应该比前人做得更深入更细致。在整理音系的过程中，如发现与前人的调查结论有不吻合之处，我的态度是既不盲从，也不轻率否定，而是进行更深入细致的调查，以事实为依据，对前人的疏漏予以订正。比如声调，1935年的调查确定为6个调类，即：阴平45，阳平213，上声21，阴去（清去）23，阳去（含浊去与全浊上）33，入声（未分化）25；1956年的普查定为5个调类，即：阴平55，阳平213，上声21，去声（清浊不分）33，入声（全浊入归去）35；我调查的结论也是5个调类，与1956年调查接近，但清去并非与浊去一致，而是清去与阳平合流，调值为213，浊去与全浊上并为去声，调值为33，入声自成一类，调值为45，全浊入并非全部归去，而只是部分并入去声，部分仍读入声。全浊入声发生分化是常德地区大部分方言共有的现象。

我对安乡方言的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安乡是我的祖籍，安乡方言是我的母语。1970年至1978年，我又在安乡县城工作过

8年。一个受过语言专业训练的人，从北京话的语言环境中又回到母语的怀抱，对语言的敏感程度自然不同一般。在此期间，我自觉不自觉地积累了大量的方言材料。我在北京生活了14年（1956～1970），不仅掌握了普通话，而且对北京的方言土语也有所了解，这就为安乡话和普通话的比较带来了方便。我的家乡正是安乡两大方言“西边话”与“南边话”的混杂区，我和家人与当地大多数居民一样，能操两种方言。我在长沙一中求学期间，不仅学会了长沙话，从来自全省各地的同班同学中也获得了各地湘语的许多感性知识。1978年以来，我在常德师专从事现代汉语教学，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对常德市所辖各县的方言，乃至大庸和湘西的某些方言都作了一些考察。这些都为从宏观上考察安乡方言的特点准备了条件。

在北京师大求学期间，陆宗达、肖璋、俞敏、徐世荣、葛信益诸位恩师的严格教诲为我在语言研究方面打下了基础，在1980年和1981年的青岛方言讲习班上，张世禄、许宝华、叶祥苓、钱曾怡诸位先生的精采讲学对我从事方言工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这本小书问世之际，谨向这些前辈和先生们表示深切的怀念和衷心的感谢。

在我从事安乡方言的研究过程中，已故的著名语言学家张世禄先生曾抱病复信予以指导；山东大学教授钱曾怡先生1983年曾认真看过我的数百页初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方言》编辑部的张振兴先生曾对《安乡方言的儿化》提出过具体修改意见；湘潭大学的李永明先生、湖南师大的鲍厚星先生等也曾来信予以鼓励和支持。这些都使我铭刻在心。

这本小书的写成和出版，特别要感谢安乡县委、县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我早就想把我对安乡方言的研究写成一本专著，但迟迟不敢动手，原因很简单，出版难！长期以来，我只能把这些研究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分散发表在《方言》、《湖南师大学报》、《常

德师专学报》等刊物上。1987年，安乡县政府方志办聘请我为《安乡县志》方言部分的特约撰稿人。稿成之后，他们又鼓励我写成专志单独出版。这样我才敢将这一宿愿变为现实。

在本书付梓之前，出版社的同志将校样呈请著名语言学家王均先生审阅。王先生以古稀之年，逐章作了审阅，并在春节期间惠然撰序，对本书作了亲切坦诚的评论，体现了老一辈学者对后学的关怀和奖掖之情。我万分感动，也深感荣幸。谨向王均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把王先生的鼓励和鞭策化为动力，继续努力工作，以不辜负前辈的厚望。

安乡方言虽是我的母语，但我长期生活在外地，难免混杂一些外地口音，为慎重起见，1990年、1991年我又两次赴安乡找了十多位长期在故土生活的同志反复核对注音。其中周仲元同志对城关话的注音指正尤多，刘华清（官垱）、周宗藩（安障）、朱明才（陈家嘴）、熊兴炎（安凝）、袁庆怀（安康）、范必贤（安宏）为我提供了城关以外语音比较的许多依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笔者学识浅陋，这本小书对安乡方言的研究还是初步的，不当之处也在所难免，恳切地希望专家学者和家乡的父老乡亲们给予指正，更希望后来者对安乡方言进行更深入的开掘。

一九九四年三月于武陵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地理状况及行政沿革·····	(1)
第二节 安乡方言概说·····	(2)
第三节 音标符号·····	(6)

第二章 语 音

第一节 声韵调简介·····	(9)
一、声母·····	(9)
二、韵母·····	(10)
三、声调·····	(10)
〔附〕安乡“南边话”声韵调简介·····	(11)
第二节 声韵调的配合·····	(13)
一、声韵的配合·····	(13)
二、声韵调的配合·····	(14)
第三节 同音字表·····	(22)
第四节 音变·····	(44)
一、轻声·····	(44)
二、儿化·····	(45)
三、文白异读·····	(47)
四、新老差异·····	(49)
第五节 与中古音系的比较·····	(50)

一、声母比较·····	(56)
二、韵母比较·····	(68)
三、声调比较·····	(91)
第六节 与普通话音系的比较·····	(93)
一、声母比较·····	(93)
二、韵母比较·····	(99)
三、声调比较·····	(108)

第三章 词 汇

第一节 安乡方言词语汇释·····	(110)
第二节 安乡方言词汇的特点·····	(190)

第四章 语 法

第一节 词法·····	(200)
一、儿化的作用和范围·····	(200)
二、几个有特色的名词词尾·····	(205)
三、动词尝试态的表示法·····	(209)
四、形容词的生动形式·····	(210)
五、一些有特色的量词·····	(212)
六、代词·····	(213)
七、副词·····	(214)
八、介词·····	(217)
九、连词·····	(218)
十、助词·····	(219)
第二节 句法·····	(220)
一、双宾语的语序·····	(221)
二、可能补语与受事宾语的语序·····	(221)
三、程度补语·····	(222)

四、结果补语“破”	(223)
五、正反问的表示法	(223)

第五章 安乡话标音举例

一、歌谣	(225)
二、谚语	(231)
三、歇后语	(234)
四、故事	(236)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地理状况及行政沿革

安乡县位于湖南省北部。北枕黄山,与湖北省公安县、石首市接壤;南濒洞庭,与汉寿县相望;东与南县毗邻;西与澧县、津市及鼎城区(原常德县)接界。地处东经 $111^{\circ}59'$ ~ $112^{\circ}18'$ 、北纬 $29^{\circ}08'$ ~ $29^{\circ}45'$ 之间。东西宽约 30 公里,南北长约 71 公里,形如“簪筏”。

全境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海拔高度多在 29~36 米之间。最高点在黄山主峰,海拔 265.8 米,最低点在珊瑚湖心,海拔 25.7 米,东北向西南呈微倾之势。境内河港密布,湖塘星罗,北有松滋、虎渡、藕池等荆江泄洪河道自北而南穿境而过,西有澧水尾间缘境南注。历史上水路运输发达,陆路交通则十分落后,直到 1969 年才有汽车通常德。70 年代以来,公路发展迅速,现已实现乡乡通车,还有班车直达常德、长沙、津市、岳阳、沙市、武汉等地。由于河道日渐淤塞,水路交通渐居次要地位,现仅与常德、长沙保持终年通航。

安乡历史悠久,文明古老。据出土文物考证鉴定,至少在七千年前即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春秋战国时期属楚,公元前 227 年为秦黔中郡地,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置郡县,属黔中郡慈姑县地。汉高祖五年(公元前 202 年)为荆州武陵郡孱陵县地。东汉建武十六年(公元 40 年)析孱陵置作唐县,境内始设县治,仍隶于荆州武陵郡。东晋隆安元年(公元 397 年),在作唐西南境地侨立

南义阳郡,安置战乱中南迁的义阳郡厥西、平氏等县流民。南朝宋齐梁三代如故。陈天嘉二年(公元561年),析作唐西南部置安乡县,因“左挹洞庭,右接兰澧”,“洞庭兰澧诸水各安其流”而名安乡。时为南义阳郡治,与南平郡治作唐县并立,同隶于荆州。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改作唐为孱陵,与安乡俱隶于澧州。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孱陵并于安乡,属山南道澧州。此后安乡规模大致乃定,安乡县名也沿用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安乡属常德地区行政公署管辖,1988年地区改市后,归常德市领辖。

安乡总面积为1087平方公里,陆地占73%,水域占27%,耕地面积65万余亩。现辖8镇13乡,总人口约55万(1990年普查数),绝大多数属汉族,其他民族人口极少,解放前仅有回民百来人,解放后虽陆续迁入一些其他民族人口,但十多个少数民族人口总数也不过760余人。

第二节 安乡方言概说

安乡处于西南官话与湘方言的交错处,语言比较复杂。就其大体而言,有“西边话”和“南边话”两大类型。

“西边话”主要分布在安乡北部,包括城关镇、大鲸港镇、黄山头镇、官垱镇、焦圻镇、安障乡、安全乡、安造乡、安生乡、安福乡、安凝乡、安丰乡、安裕乡的绝大部分地区及三岔河镇、安昌乡、安尤乡的部分地区、南部陈家嘴镇、安德乡的大部分人也说“西边话”,这两个乡镇的大部分地方是1955年从常德县、汉寿县划归安乡的。“西边话”内部有不少差异。与湖北接壤地带杂有不少公安话、石首话的特点,如:无[ʐ]声母,古日母字“肉、热、人、软”等大多读成[l]声母;无[ə]音节,“儿、而、耳、二”等字念成[ɿ]或[o];双唇音[p、p'、m]后面[o]韵母非圆唇化,“钵、婆、摸”等字念成[pɿ、p'ɿ、mɿ]。与澧县接界的地方带有澧县口音,最明显的是有卷舌音声母[tʂ、